

多维度活动型隐性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方芳¹ 夏蓓洁¹ 程玮²

(1. 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 合肥 230601; 2.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纪委, 合肥 230601)

摘要: 在传统第二课堂活动的基础上, 提出了构建多维度活动型隐性课程体系的设想, 对活动型隐性课程中的构成要素——“物质情境”“制度文化”“关系文化”——进行分析和探讨。实践表明, 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可以使学习者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得到“文化心理层”的改变, 获得积极向上的态度和情感, 促进语言学习。

关键词: 语言实践活动; 隐性课程; 环境信息; 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 G424.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20X(2010)06-0120-04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ctivity-type Multi-dimensional Latent Curriculum System

FANG Fang¹, XIA Bei-jie¹, CHENG Wei²

(1.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2.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Anhu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ssumption of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 activation-type latent curriculum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component elements of the system—“material context”, “management culture” and “relationship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ideal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s can change the language learners’ “Cultural Psychology” subconsciously to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s and emotion and promote language learning.

Key words: language practice activity; latent curriculum;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cultural psychology

英语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仅仅依靠有限的课堂教学难以发展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计划性的学校显性教育活动不可能独自肩负起教育功能的全部重担, 任何存在于学习者周围的人、事物与方方面面的精神因素, 恰似隐性的‘场’时时处处都可能会对学生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1]同时, 对于语言学习, 语言输出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学习者受到推动时, 即当学习者感受到目标语在自己专业发展中的实用性时, 他们就会受到推动, 从而达到提高目标语水平的效果。^[2]因此, “英语学习的创造、创新能力最直接、最日常、最大量和最显性地表现在与课程学习有关的课外英语活动上。”^[3]

然而, 当前英语课外活动的成效却不十分显著。“热闹”的表象背后, 英语第二课堂实际上成了少数学生英语“秀”的舞台, 存在不少问题。课外活动形式虽然丰富, 却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活动随意性较大, 缺乏教师有计划的指导。具体表现为: (1) 活动内容侧重于英语基础能力的培养, 而对语言应用能力的关注不够; (2) 活动内容相对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 (3) 活动缺少合理的评价体系。笔者以为, 和其他教学形式一样, 语言实践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 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 才能发挥作用。自2009年起, 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以“隐性课程”理论为基础, 开始了应用能力需求背景下的英语第二课堂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收稿日期: 2010-08-27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应用能力需求背景下英语第二课堂模式研究”(2008jyxm469)资助。

作者简介: 方芳(1973—), 女, 浙江义乌人, 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讲师, 硕士; 夏蓓洁(1962—), 女, 山东青岛人, 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跨文化交际。

1 活动型隐性课程概念的提出

隐性课程是20世纪60年代课程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概念,与显性课程相对,指不在课程规划(教学计划)中反映,不通过正式的教学进行,对学生的知识、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促进或干扰教育目标实现的情境。它包括物质情境和文化情境两大部分内容。^[4]比照这一概念,不难发现第二课堂活动具有隐性课程的某些特征,两者都强调“环境”对学习者的作用:第二课堂重视创设真实或接近真实的语言环境,使学生在实战环境中得到历练,获得经验意义;隐性课程则注重通过所负载教育环境的信息渗透,使学生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得到“文化心理层”的改变,获得积极向上的态度和情感。鉴于两者之间存在共性,笔者提出了把“第二课堂”作为隐性课程的一种特殊形式来对待并加以规范实施的思路。这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变换而且是一种层次上的提升。语言教师会因此意识到并遵循隐性课程的特点,充分发挥隐性教育因素的作用,引导学习者内化语言知识。由此,笔者进一步提出了“活动型隐性课程”的概念,并尝试运用这一概念指导语言实践活动。

活动型隐性课程以“环境信息”为核心内容。环境信息由融合于活动型隐性课程的物质、制度、关系三种情境构成,以“文化情境渗透”的形式发生作用。学习者在这种文化情境中,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品质、习惯、态度等方面发生某些改变。一般认为隐性课程由“物质情境”(教室布置、教育设备)、“制度与非制度文化”(治校理念、教风学风、实践活动)与“关系文化”(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要素构成。^[5]根据这一概念,活动型隐性课程主要属于隐性课程中的非制度文化。但笔者认为,活动型隐性课程自身即涉及物质情境、制度因素与关系要素三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种非制度文化,上述归类方法过于简化了活动型隐性课程的性质,不利于全面揭示其规律与特点。因此,在实践中,把第二课堂活动从单维度上扩展到多个维度的同时分解隐性课程的核心要素,遵照隐性课程的规律和特点来建设课外语言实践活动体系。

2 活动型隐性课程的三个维度

2009年以前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开展的第二课堂活动主要是“表演展示活动”,即单维度语言实践活动。2009年,在“表演展示活动”维度基础上拓展了时间、形式上相对固定的“模块化社团活动”及

内涵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构成了多个维度的语言实践活动。活动型隐性课程的三个维度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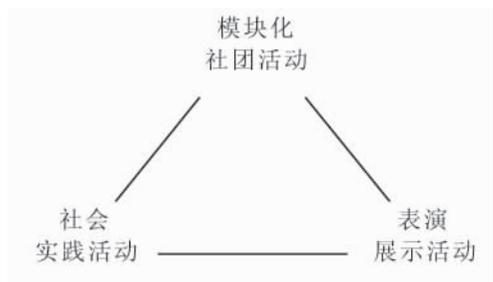


图1 活动型隐性课程的三个维度

(1) 第一维度:模块化社团活动。

第二课堂活动以社团为单位组织开展活动,分基础(1~2年级)和专业(3~4年级)两个阶段。学生可以根据自身英语水平的高低选择不同的社团,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听说、读写、翻译训练。

首先,基础阶段加强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该阶段的社团活动主要由听说(美文诵读协会、演讲协会)、读写(“悦”读沙龙、戏剧协会)两个模块组成。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及语言特长进行分组活动。通过查找、筛选、翻译、加工处理语言材料,再进行编排、演练,为大型活动准备素材、积累经验。

其次,专业阶段加强英语应用能力。主要通过创设与专业相结合的语言实践活动,使学生感受到英语学习的实用性,从而唤起学生英语学习的内在需求。该阶段的实践活动由经贸、旅游、翻译三个模块构成。在旅游模块及经贸模块中,注重在拓展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与专业相衔接的口译和笔译能力。目前正在开展的模块化社团活动如表1所示。

表1 模块化社团活动

阶段	侧重点	名称	备注
基础阶段 (1~2年级)	听说 (2选1)	美文诵读协会	听说初级
		“博才演讲”协会	听说高级
	读写 (2选1)	“悦”读沙龙	读写初级
		戏剧协会	读写高级
专业阶段 (3~4年级)	经贸	经贸社团	经贸知识及应用能力扩展
	旅游	旅游社团	旅游知识及应用能力扩展
	翻译	翻译联盟	翻译实践活动

(2) 第二维度:表演展示活动。

学生在社团活动中得到锻炼,再通过表演展示

活动,如 CCTV 演讲大赛、各种英语竞赛、英语文化艺术节、英语角及英语广播台等形式,在实战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历练。表演展示活动融娱乐和竞赛于一体,采取不拘一格的形式,使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强化语言基础,促进语言应用能力及其他能力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3) 第三维度:社会实践活动。

第三维度的语言实践活动包括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工作岗位锻炼等。这些活动覆盖了专业知识、社会认知等学生成长的重要方面,对于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交际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提高人文素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简而言之,三个维度的语言实践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模块化社团活动使课外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体现出阶段性、层次性和规范化的特点——基础阶段的社团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听说读写和基本翻译能力,而专业阶段社团活动使学生的经贸、旅游等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得到拓展。各种形式的表演、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使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得到锻炼。在后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通过应用专业知识和认知社会,他们的认知能力、语言应用能力及人文素养在实战环境中得到进一步提升。

多维度的语言实践活动丰富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但如果把第二课堂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隐性课程体系来建设,还应当充分考虑隐性课程的特点和核心要素。管理制度作为制度文化,资源投入作为物质基础,师生关系作为关系文化,都会对活动型隐性课程的建设起到推进或制约的作用。因此,以下从管理制度、物质情境及师生关系三个方面对活动型隐性课程进行探讨。活动型隐性课程的三个维度及三个环境要素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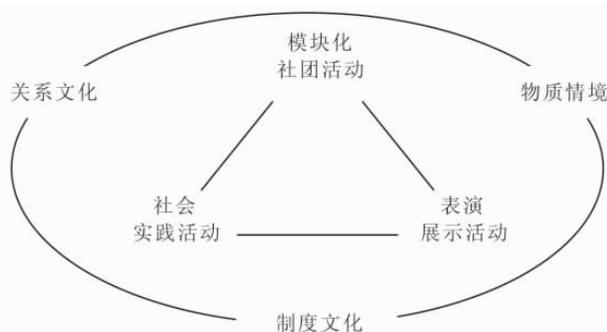


图2 活动型隐性课程的三个维度及三个环境要素

3 活动型隐性课程体系中的“制度情境”

“隐性课程可以被视为一组结果不易被预知的教育实践活动。对不易预知的教育结果的控制只有通过加强对实践活动过程的控制来达到。”^[6]在实践中,活动型隐性课程主要通过引入学分制,制定活动大纲,建立评价机制,从而实现对实践活动的过程控制。

(1) 制定指导原则,培养“语言应用能力”。

活动型隐性课程以推动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为指导原则,强调活动的设计尽可能接近于学生毕业后可能遇到的实际语言环境。根据活动内容和特点,基础阶段及专业阶段的社团活动可以采取“项目教学法”的形式。

项目教学法以行动为导向,为完成一个教学目标而开展一项具体的活动,同时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项目主题内容的选择可以与社会热点问题相联系,体现跨专业、跨学科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从项目计划的制定、实施到项目的验收与评估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和环节:1)设计项目主题,2)设定目标和计划,3)项目实施,4)项目评估,5)成果报告。

(2) 引入学分制,尊重学习者之间差异。

语言实践活动学分制是基于学习者在能力和禀赋上存在差异而提出的,核心是在教育过程中强调尊重其个体差异。学分制的引入有利于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和资质条件,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力。在实践中,“模块化社团活动”“表演展示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分别设置相应的学分。以社团活动为例,基础和专业方向共六个模块,每个模块设置1.5~2学分。指导教师按学生参加语言实践活动的次数及表现给予学分评定。每个学生在四年学习当中自主选6学分的语言实践活动方可毕业。选择的过程,既包括了学生对自己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分析,又包括了对自身的分析,如知识储备、优势和弱项、设计目标和自身的差距、达到目标的途径等。因此,参与语言实践活动的选择过程,是一个全面分析环境和自我的过程。

(3) 制定活动大纲,确定能力发展目标。

为防止活动型隐性课程的随意性,保证其继承性和发展性,各类社团活动制订活动大纲。活动大纲中明确规定社团活动所要达到的能力培养目标,并通过设计具体的活动培养学生相应的能力素质。例如,学生通过合作的形式,完成一项社会热点问题

调查任务。设置该项任务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归纳分析能力、语言综合能力及创新能力。此外,能力培养目标应当分阶段渐次达到。值得推荐的做法是:将长期目标分解成若干个短期目标;分析达到这些目标学生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其他能力并对其逐项进行详细地描述。

(4) 构建评价考核体系,实现多维度真实评价。

活动型隐性课程具有“隐性”的特点,需要建立一套与显性课程不同的评价机制才能保证隐性课程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评估体系中应当包括两方面的评价内容:一是对活动型隐性课程质量的评估,即对隐性课程的构成内容及结构的评估;二是对学习者能力水平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在评价体系中,在分解各项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上述“能力描述”的方法进行评价。比如,将学习者的学习情况从知识习得、学习态度、自我监控能力、创新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多个维度分不同等级进行能力描述和评价。

4 活动型隐性课程中的“关系文化”

教育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构建健康、积极的师生关系文化。活动型隐性课程应当建立这样一种师生关系“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学生延缓对那一权威的不信任,与教师共同参与探究,探究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7]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师生关系,教师应当把自己定位于一名学习者、研究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的角色,“应当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顾问,一个交换思想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成真理的人”^[3]。

5 活动型隐性课程中的“物质情境”

活动型隐性课程的物质文化建设包括活动设施、活动场所建设、图书资料建设等方面。能否为语言实践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情境无疑会影响活动的质量。信息时代的语言实践活动对物质情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资源建设应当成为物质情境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互联网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的知识库、信息库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发现和探索知识,并在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此外,基于信息技术建立的网络学习平台可以为学生创造

更多的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展现项目小组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对成果进行修改、加工和完善的整个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语言实践活动过程中加强物质情境建设,尤其是网络资源建设对于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多维度活动型隐性课程体系避免了第二课堂活动的随意性,具有结构化、系统化的特点。同时,作为隐性课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二课堂体系建设应当遵照隐性课程建设的规律。通过对隐性课程中物质、制度、关系因素的控制,使隐性课程通过所负载的教育环境的信息在多个维度上得到渗透。学习者在由“物质情境”“制度文化”“关系文化”交织而成的语言学习环境空间里,接受特定的信息,从而引起他们“文化心理”的某种改变,使他们逐渐形成正确的人格品质、良好的习惯和学习态度。而这些社会性品质,正是现代社会对应用型英语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 任丽娟. 关于“隐性课程”的几点思考[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4): 47.
- [2]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C] // Gass S, Madden C.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Newbury House, 1985: 235-253.
- [3] 李凤荣, 安晓灿, 孙东菱. 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3): 69-72.
- [4] 冯惠敏, 黄明东, 甘雯. 隐性课程设计及评价体系的构建[J]. 交通高教研究, 2004(1): 16-18, 25.
- [5] 史光孝. 外语隐性课程的审视与思考[J]. 外语电化教学, 2010(5): 31-32.
- [6] 杜希民, 张建中. “隐性课程”及其可控因素探讨[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3): 70-72.
- [7] 多尔 E. Jr. 后现代课程观[M]. 王红宇,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27-228.

[责任编辑: 张永军]